



清風店歼天战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清 風 店 殄 灭 战

本 社 編

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堅持大別山鬥爭”、“清風店歼灭战”、“太原之战”等三个故事。

“堅持大別山鬥爭”是介紹1947年我軍渡過黃河以後，機動地牽出了敵人的圍攻，而挺進到大別山區，在那里展開了艱苦的鬥爭；然後，又舉兵北上，担负起解放中原的任務。“清風店歼灭战”是介紹1947年我軍在保（保定）石（石家莊）線上，快速歼灭敵第三軍的經過情況。“太原之战”是介紹1948年到1949年我軍集中优势兵力，全歼太原守敵十二万四千多人和胜利解放太原的經過情況。

清風店歼灭战

展 生插图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（天津郵州道六號）

天津市書刊出版營業證出字第01號

天津市第一印刷廠印刷 天津市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 2 3/8 字數40,000

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70,8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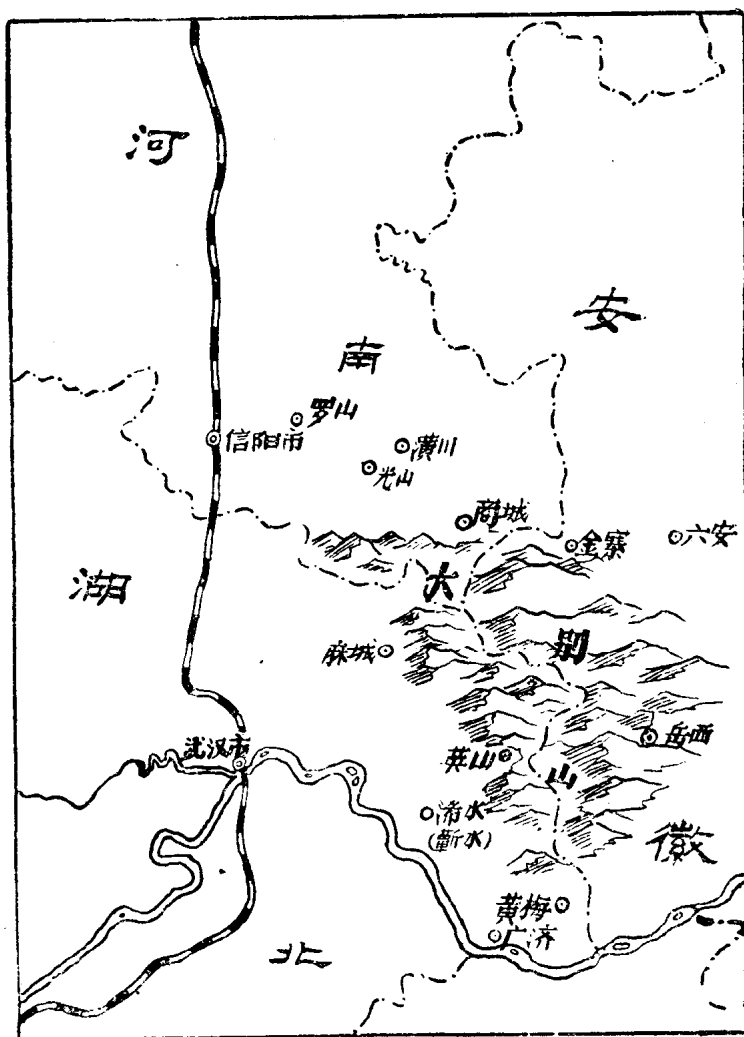
統一書號 T 10072·290

定 价 (5) 0.20 元

目 录

坚持大别山斗争·····	周承术 (2)
清风店歼灭战·····	張 平 (22)
太原之战·····	彭 飞 (52)

“坚持大别山斗争”参考圖



坚持大别山斗争

周承木

“红军回来了”

大别山，就是红军时代的鄂豫皖边区。在这块土地上，广大农民群众，曾经和反动派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1934年，红军主力北上抗日，大别山区的农民仍然和留下来的游击队，共同坚持斗争。当时，革命斗争是极端艰苦的，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，游击队的同志们常常三、四个月吃不到油盐。为了隐蔽起来，白天生火不敢冒烟，夜里走道不敢举火，走过的山路还得用树枝树叶掩盖起来。冬天穿三层夏布当棉衣，用破布包脚代替鞋袜。游击队和山区农民常常利用雨天、雪天和黑夜袭击敌人，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坚持着斗争。

蒋介石集团清剿、残杀大别山地区的农民，整整有二十年的时间。他们在大山小路旁筑起碉堡；每座平房里差不多都驻着反动武装和民团；为了加强统治，实行移民并村，强迫山地农民移到平地，人民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。

1947年7月，晋冀鲁豫解放军渡过黄河，消灭国民党军

九个半旅之后，反动派仍然不死心，又調来七个师的兵力，向冀魯豫戰場上压来。等到蔣軍靠攏解放軍时，刘伯承、邓小平所指揮的常胜軍，突然在一个晚上，急行軍一百里路，跳出了蔣軍的进攻圈。然后分四路縱队，沿着橫寬二百余里的廣闊平原，一直向南猛进。南下的解放大軍，像排山倒海一样，涉过黃泛区，渡过沙河、颍河、洪河。那时候，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，还以为解放軍被他們抄了后路，被迫南走，于是蔣介石不放过这一机会，又調来十几个旅，拚命追解放軍。直到南下大軍渡过汝河、淮河，蔣介石才恍然大悟，發現自己的估計錯了，于是慌了手脚，乱指揮一通。

大別山区的人民，完全是另一种心情，他們都兴奋地傳說着：“紅軍回来了！”并且还傳說着許多神話般的故事，描述紅軍的“奇迹”。他們說：今年（1947年）陰历5月18日，几十万八路軍赶到黃河北岸，正是烈日当空，人們睜着黃河的滾滾波浪，苦于無法南渡。忽然，烏云密布，冰雹如雨，大的竟有三十斤一个，小的也有二十四斤。一天一夜的工夫，把一条黃河填的平平坦坦，八路軍的几十万人馬，就从这条冰河上安然南渡。原来八路軍搭救老百姓，所以“老天爷”有眼，就把八路軍接过河来。山区老百姓还有这样的說法：前年八路軍也是踏过冰河南下的，結果是日本人投降，这回八路軍又从冰河上过来。可見蔣介石的天下不長了。老百姓还互相傳說着：紅四軍在这里的时候，年年雨水充足。紅四軍离开就一連鬧了好几年灾荒；前年八路軍来到这里，雨水又充足；今年又是風調雨順，到处丰收。可見八

路軍又該來了。

這些雖然是神話般的傳說，但它卻反映了山區人民渴望解放的意願。人們盼望紅軍再回到大別山來，已經不是一朝一夕了。

1947年8月27日，強大的劉、鄧常勝軍終於渡過了淮河，回到了革命故鄉大別山。隊伍來得這樣迅速，連老百姓也不大敢相信。在光山、羅山間的北向店，街上關門閉戶，解放軍戰士喊：“老鄉請開門，我們是人民解放軍，別害怕。”總聽不見屋里的回聲。再喊，里面才有人低聲地說話：“是北方來的軍隊。”另一個說：“除非他是八路軍……”這時，解放軍同志就趕忙喊：“老鄉，老鄉，我們是八路軍呀！你們出來瞧瞧。”“呀”的一聲門開了，老板還責備同志們說：“為什麼不早說是八路軍呢？”



“為什麼不早說是八路軍呢？”

有一回，解放軍

在行軍路上，找來個老漢給軍隊帶路，那老漢渾身發抖，嘴里嘮嘮叨叨：“老总，我年紀大了，又是個跛子……”說着，一顛一簸。解放軍戰士給他解釋說：“老乡，你不要怕，我們是解放軍，就是過去的紅軍，現在又從北方返回來了！”只這麼一說，老漢的腿馬上就不跛了，口氣也變了：“呵！你們是不是紅四軍？徐向前回來沒有？你們還走不走？……”

又有一次，在商城北面的山村里發生了這樣一件事。

九月商北戰鬥中，解放軍某營在靠近觀音山的一個村子里住宿。天明，奉到緊急命令馬上出發去消滅一股敵人。全村的老鄉戀戀不舍，都圍在部隊的住房門口。

集合的哨音響了，解放軍向老鄉告別出發。但這時，村後一戶人家裏卻突然爆發出一陣女人的哭聲。哭聲越來越近：原來都是些青年婦女，有的還抱着小孩。解放軍一時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，這時有個四十多歲的大娘說：“同志，你們不知道，這個是我的侄女，這幾個媳婦都是她的鄰居，她們都是西邊八里地的人。大前天夜里那土匪隊伍（指蔣軍）冷不防進了村子，村里的老百姓都沒來得及躲，她們的丈夫給拉走了，她們也都被關到一個院子里。

“在前天晚上，她們才偷跑出來。她們聽說這邊是紅軍，就朝這邊跑。走到西邊黃莊，遇上了咱們的同志。同志們待她們可真好，又忙端飯給她們吃，又讓出地方給她們住。她們在那里安穩地住了一天。可是夜晚咱部隊又和蔣軍開火了，那邊的同志才打發她們來找這邊的同志。她們踏泥踩水地走到天明才趕到這里，不巧同志們又要開走啦。”

这时，有一个青年妇女拿出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“负责同志：这几个女老乡的丈夫都给蒋军拉走了，她们受尽了反动军队的欺侮，见信后请好好照顾她们。”下面是连长、指导员的署名。

这支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但他们还是派专人照顾了几个妇女，设法保护她们。

解放军走到的地方，老乡们都又惊又喜，问寒问温忙个不停。

这里的老百姓都自称为“老革命”，他们确实懂得许多革命道理，有时候还会教育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哩。比如有一天，部队在深山中行军，天色将晚了，有个新解放过来的战士奉命去找向导，了解一下前面的去路和驻地的情形。

这个战士持着枪，上好刺刀，跑到村里去，转了几个圈还不見人影，心中直發急。当他穿过村角竹林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个老汉躬着腰往山上跑，这个战士还没有完全改掉国民党军队的坏习气，端起枪就对着老乡吓唬说：“别动，给我们带路。”

老汉只得停止脚步，惊惶不定。但当他看见战士的臂章时，恐惧的神色立刻消失了。他问这个战士说：“人民解放军不就是过去的红军吗？”“是呀！你问那个干啥。”老汉就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早知道红军来了。叫我跑我还不跑哩！同志，你这种态度对待老百姓可不对呀！红军不像你这样儿，这儿是红军的家，提起红军，我啥不知道！像你这样，那不是脱离群众了吗？”说得这个战士连头也抬不起来。

真的，大別山人民对自己的軍隊表現了真誠的愛，他們直爽坦率，毫無拘束。他們還善于觀察革命形勢和估計自己的力量。他們事事慎重，不輕舉妄動，不操之過急，一步一步幫助解放軍重新建立革命根據地。

難忘的會見

強大的人民解放軍，進入大別山區後，蔣介石的軍隊吓破了胆，恨不得多生兩條腿快些逃跑。解放軍在8月24日解放固始，27日解放光山，28日解放潢川，29日解放商城。9月份又解放了立煌、六安、岳西、舒城、英山、桐城、廬江、蘄水、黃梅、廣濟等城，10月份幾乎解放了大別山區所有的縣城，前後消滅蔣軍約三萬多人。像秋風掃落葉一樣，一直打到了長江邊。

大別山解放了，人民的生活又開始活躍起來。人民解放軍的傳單、標語、民主政府的布告，把大街小巷裝點得十分熱鬧。縣城里談得最多的是新縣長上任的故事，人們把新縣長比做十八年前的蘇維埃主席。打開霍山縣城時，有一個老漢這樣描述着新來的縣長：說話客客氣氣，看樣子，年紀才二十七八歲，人家在河北（指黃河北）就是當縣長的，穿的戴的都是粗布，和解放軍弟兄一樣。那天開會時，縣政府的院子里擠滿了人，都眼巴巴地盼着新來的縣長講幾句話。桌子邊坐着的人中，有一個站起來講話了，可是大家一看他穿的那樣粗，都有些掃興，心里想：明明說是縣長來講話，怎麼沒見縣長來！東瞅瞅西望望，誰想到講話的人就是咱縣長

啊！縣長說幫助咱人民翻身，不派丁、不派款。一直講了兩個多鐘頭，會才開完。可是誰也不願散去，縣長就問起我們生活上的長和短，我們覺得他太好了，慢慢擠到他的身邊。沒想到，縣長倒把椅子讓給我們這些老頭子坐，他站在一邊，給我們倒茶喝。孩子啊！我一輩子就沒敢想和縣長說句話，誰料到今天還會喝縣長親手給倒的茶呢！

“老紅軍”回到了太別山區，給人民帶來的歡樂是說不完的。幾乎每天都傳說兒子會見媽媽，妻子找到丈夫的故事。人們對於解放軍某部司令員陳錫聯會見媽媽的故事，談得更有興趣。陳司令員會見他媽媽時有一節令人難忘的景象：

陳司令員感嘆地說：“十九年沒有見面了！”“不止啊！整整二十年呀！”母親更正了兒子的記憶。

“我記得只有十九年么！”

“二十年一點也不錯。”母親固執地說，“這二十年，我是一年一年數着熬過來的，一年有一年的苦楚，還會記錯？”

他們沉默了一會。以後陳司令員笑着問母親道：“您需要什麼嗎？”母親說：“看見你，什麼也不要啦！原先我怕買不上塊棺材板發愁死了，現在，不想這個，只想把反動派消滅掉，多活幾年才好。”第二天，小車推着老太太回家了，陳司令員也立刻帶着部隊和敵人作戰去了。

這些日子，山區人民真正懂得了什麼是幸福。解放軍同志對待他們像對待自己的親人，這是最使他們感動的。

解放軍和堅持大別山鬥爭的游擊隊會師，也是令人興奮的。那是中秋節前夕的事。解放軍打下安徽廬江縣城，在偽縣府查出一份“圍剿”計劃，上面有姚大麻子、黃大光等同志的名字。大家估計這裡一定有游擊隊，就派偵察員到城外去探訪。這游擊隊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，怎么也打聽不到一點消息。第二天，又派人去探訪，正要出發時，一個中等身材、戴着草帽的農民走進指揮部來。問道：“同志，你們是哪一部分？”回答是人民解放軍劉鄧部隊。他就掏出一封廬江、巢縣工委及黨委的介紹信，他正是姚大麻子！同志們都親熱的和他握手，他爽朗地笑着說：“這才放了心。昨天聽老鄉講：有部隊把城打開了，並說這隊伍待老百姓很好，說話和氣。我就猜想是你們。可是又想，既然主力來了，為何不見上級的信呢？上級還叫我們再堅持一年，怎麼會來得這麼快呢？想來想去，還是混進城來看看再說。果然是你們來了，這一下可要見太陽了。”

說着說着，姚大麻子的隊伍已經笑嘻嘻地開進城來了。原來說話間，姚大麻子早派人回去報信了。解放軍和游擊隊會見了，大家交談勝利形勢和戰鬥生活，十分快活。臨別時，解放軍以老大哥身份，送給游擊隊很多槍支子彈。

大別山區還有很多支游擊隊，他們都一一和主力會見了。

鬥爭了二十年的大別山區人民，今天才算出了頭。

战胜困难坚持下去

进入大别山，解放军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。生长在平原的部队战士，不习惯在山地、田坎和雨季里作战，不习惯吃大米，而且行军、战斗十分紧张，又没有后方接应，这些困难都是过去没有经过的。自然蒋介石不会放松这个机会，他们从四面八方调集了三十三个旅，想把解放军挤出大别山地区，确保南京的安全。



首长也来抬担架

“坚持大别山斗争！”是党既定的方针，党号召全体同志克服一切困难，坚持到底。全军都响应号召，团结一致。同志们提出：“生活上互助，”“一切困难自己动手解决！”

这些日子里，比较困难的，是处理伤病员同志。这里不像在北方，有成千的担架队，有舒适的医院。这里是初建立起来的根据地，自然没有医院，而山区农民的生活十分艰难，

也不好動員他們出担架，只好自己動手解決。每逢戰鬥打響，部隊的機關幹部就忙着找竹杠子扎担架、自動報名：“我們出五副！”“我們出八副！”抬担架的，首長、部長、科長、干事、通訊員、飼養員都有。中鋪戰鬥時，劉伯承將軍指揮部還派了担架隊來援助，感動得戰士們都落下眼淚。

抬担架，對於兩個肩膀沒有受過鍛煉的機關於部來說，確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。人們大清早就出發，路上還要提防敵機突然襲擊；上山下山，真是十分勞累。但大家絲毫沒有怨言，知道自己多吃點苦，老鄉就可以少費點力氣。

那時傷員大都安置在深山里比較可靠的老鄉家中。群眾愛護解放軍像愛護自己家人一樣，照顧得無微不至。到了十二月，老百姓知道敵人要“掃蕩”，早就在山上挖好地洞，給傷員換上便衣，隱藏起來，天天送水送飯。他們知道北方的同志吃不慣大米，還四處想法子弄白面。過年過節，農民們還拿了雞魚上山去慰勞。

解放軍的傷員和工作同志住在老鄉家里，也像住在自己的家里一樣。他們看見老鄉的活計忙，很勞累，都動手幫老鄉打柴、碾谷、掃地、担水，有些傷員傷較重、剛剛能動彈，也替老鄉燒鍋、看小孩。平時，傷員還向房東宣傳革命的道理。

有時候，解放軍正在幫助老鄉收割稻穀，敵人突然來了，老鄉們就你傳我、我傳他，迅速把敵情告訴解放軍的工作同志，使傷員安然轉移。有一次藏在楊大嫂家里的一個解放軍的指導員，被敵人發覺了，敵人便利用她的親戚關係去盤查

这件事，可是，没有一点结果；后来敌人又派个军官亲自去查问，也被这位杨大嫂沉着地对付过去了。

大别山的老乡真是太好了，他们人人都乐意冒着生命危险，掩护解放军的伤员和病员。

解放军在大别山打仗，没有后方，补给十分困难。天气凉了，他们还穿着单衣，入夜以后，冷得叫人难受，人们都盼望着早些发下棉衣。但发下的不是缝好的棉衣，而是一些白布和一捆没有弹过的棉花。革命战士什么困难都遇到过，但拿针做棉衣可还是头一回。拿针的确比拿枪还难呀！为了赶制棉衣，当时官兵上下，只要一驻扎下来，就是缝缝呀，清晨早早起来就缝，缝得忘了洗脸吃饭，晚上点着灯也在缝。人们累得满头出汗，腰疼背酸。好容易缝成一片，拿起来看看，半天缝成的那道缝竟缝反了，这样，拆了，又缝。还没有缝齐，棉衣的下边一边长出一寸，一边短了一寸，再拆，再重来……费了好大力气，才算勉强缝成。

在刘邓指挥部，刘司令员还亲自指导同志们做棉衣。有一次，他看见司令部参谋用花布裁棉衣，就问：“谁叫你们不染就缝？”参谋回答：公家没有发染料。刘司令员就说：“同志，无产阶级的队伍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！把稻草芝麻秆烧成灰，就是最好的染料。无论如何困难，我们不能不穿灰军衣（当年军衣都是灰色的）呀。”

有的同志做棉衣比较马虎，开一个和尚领口，锁的是鸡屁股扣门，荷包上下不对齐，缝路又歪又稀，絮的棉花又不平。穿在身上一身赘瘤，刘司令员批评他们：以滥为荣，不



縫棉衣

是光荣。以后还具体教給他們做法。

进入大别山的解放軍同志，就是依靠上下团結、艰苦奋斗的精神，渡过了無數严重的难关，坚持了大别山区的斗争。

高山鋪的战斗

秋末冬初的十月，南下解放軍在横扫鄂东蔣軍之后，又出發向东南进军了。战士们赶起路来沒晝沒夜，沿途拉拉队十分活躍，歌声震蕩着山谷。勇士們互相搶着对方的米袋、背包，实行互助，但誰也不肯示弱，就是真正体弱的同志，也頑强的坚持每天七十八里的山路强行軍。

山路越来越难走了，他們已到了大别山最高的山峰——